

# 我不相信

# 神话

[意] 奥莉娅娜·法拉奇 著

陈波 | 译

ORIANA  
FALLACI

SOLO IO  
POSSO SCRIVERE  
LA MIA STORIA

南海出版公司



# 我不相信

# 神话

+

[意]

奥莉娅娜·法拉奇

著

陈波 | 译

ORIANA  
FALLACI

SOLO IO  
POSSO SCRIVERE  
LA MIA STORIA

南海出版公司



# 版权信息

COPYRIGHT

书名：我不相信神话

作者：【意】奥莉娅娜·法拉奇

译者：陈波

出版社：南海出版公司·新经典文化

出版时间：2023年5月

ISBN：9787573502483

字数：125千字

本书由壹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## 第一部分

用佛罗伦萨方言表达，用佛罗伦萨方言思考

## 我不相信神话

阿莱科斯，即亚历山德罗斯·帕纳古利斯，希腊政治家，法拉奇的挚爱。

Appunto del 16 marzo 1983, in *Il mio cuore è più stanco della mia voce*, Rizzoli, Milano, 2013.

我很晚才开始明白自己的重要性，明白自己对很多人意味着什么。其实直至今日，我也没有完全弄明白。很多人在我身上看到了阿喀琉斯或圣女贞德的影子，可我不是他们。我只是一个敢于说出心中的想法，做自己认为该做之事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且毫不恐惧的人罢了。或者说，我只是尽力不向恐惧妥协罢了。我还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，自律且冷酷（正是我的自律和我遭受过的巨大痛苦让我变得冷酷）。可也仅此而已。我不想背负起那些并不属于我的责任，所以我并不希望人们把我看作一位斗士，或是圣人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希望被误解。然而一直以来，误解无处不在。我对自由的信仰常常被人们误解（在我看来，自由并不意味着混乱或放纵；我也不断对阿莱科斯<sup>②</sup>说，自由首先是义务，其次才是权利）。人们误解我的“无政府主义”。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应该是神圣而优越的，是一种理想的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人能够管理好自己，不侵犯、杀害他人，不窃取他人财物。人们还误解我的独立。因为他们不明白，我怎么能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方式拒绝与左派或右派同流合污，以及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人们爱我，却并不理解我。而我也同样不能理解那些围绕在我四周的兴奋与喧嚣。我不喜欢被一步步推上神坛，不喜欢被崇拜。我不过是一个害羞、腼腆、执着于独处且不爱交际的人而已。我不相信神话，尤其是关于我的神话。<sup>③</sup>



## 奥莉娅娜·安娜斯塔莎

指意大利北部的艾米利亚-罗马涅大区，切塞纳是其下辖的一个城市。  
«La vita di Oriana narrata da Oriana stessa per i lettori dell' Europeo», anni Ottanta, ripubblicata su «L' Europeo», n. 4, 2007.

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，我出生于佛罗伦萨。我母亲托斯卡·法拉奇和我父亲爱德华多·法拉奇都是佛罗伦萨人。母亲有西班牙血统，她的曾祖母是巴塞罗那人；而父亲有罗马涅<sup>②</sup>血统，因为他的母亲是切塞纳人。从两人相处时喜怒无常的情绪来看，这种组合显然糟糕透顶。不过我自认为是纯正的佛罗伦萨人。我用佛罗伦萨方言表达，用佛罗伦萨方言思考，时时刻刻入耳的也是佛罗伦萨方言。我接触的文化、接受的教育都是佛罗伦萨式的。在国外，每当人们问我是哪里人时，我始终回答“我是佛罗伦萨人”，而不是“意大利人”。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<sup>③</sup>

Un cappello pieno di ciliege, Rizzoli, Milano, 2008.

我原本应该与曾祖母同名，叫“安娜斯塔西娅”。这是她的女儿，即我的祖母嘉科玛的意愿，尽管曾祖母曾对她做过两件无法饶恕的事：一生下她就将她抛弃在切塞纳的孤儿院里，以及在二十年后引诱了她未来的丈夫——我的祖父安东尼奥。“行了，她当时这么做又没有什么恶意。”我的祖父安东尼奥·法拉奇显然也想用曾祖母的名字为我命名，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他仍对安娜斯塔西娅心存爱意，并且丝毫不加掩饰：“是的，是的，那个老巫婆还赖在我心里没走呢。”我的父母亦是如此，因为他们对安娜斯塔西娅怀有绝对的敬意。在决定通过我来延续对曾祖母的记忆后，他们只考虑到底应该把名字的重音落在字母a还是字母i上，也就是说，我应该叫“安娜斯塔莎”还是“安娜斯塔西娅”。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改变了主意，因为祖父说出了祖母嘉科玛原谅曾祖母的原因：那个老巫婆是自杀身亡的。两人不得已将目光转向了普鲁斯特，决定用他笔下的人物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名字为我命名，而“安娜斯塔莎”则和外祖母的名字一起，成了我的中间名。奥莉娅娜·安娜斯塔莎·塔丽特。真是太可惜了。我时不

时会为没有和曾祖母同名而感到遗憾，因为在我家的祖祖辈辈中，只有她的故事独一无二。

我对皮埃乔内街上的房子印象最为深刻，那是我出生的地方。它在一幢楼的最顶层，进门右拐就是祖父母的房间。房间里有个小祭台，是一张小小的桌子，祖母在上面点了许多小蜡烛，还放了一张黑白的画，画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（正对大门、正好与祖父母的房间形成一个直角的，是我父母的房间。）房间左边放着一张彩绘沙发椅，后来我把它搬到了纽约的家中，而床、衣柜和屉柜则被我留在了佛罗伦萨的家中。要知道，母亲生下我时，就躺在那张床上。而我回佛罗伦萨时，也会睡在上面。这两间房的门外是一段走廊，紧接着有一扇通往起居室的门。起居室里的桌子现在放在我卡索莱的家中，而玻璃书柜则还在佛罗伦萨。还有两幅父亲的画作，一幅是他的肖像画，现在在佛罗伦萨。画中的父亲像祖父一样笑得一脸狡黠，却还不忘用手捂着嘴，试图隐藏。另一幅画上是一只单腿站立的长腿鹬，现在被我挂在卡索莱房子的大厅里。起居室中很昏暗，窗外是个小庭院。沿着走廊继续向前，不一会儿就变得宽敞起来，来到一个四四方方的房间，其中的一面墙上画着壁画。房间里有一张长沙发，我们都管它叫“情人沙发”，因为皮埃拉姑姑和她的未婚夫马里奥总是坐在上面打情骂俏。他们轻声交谈，亲吻对方。可这样美好的场景却总是被抱怨声打断：“你们没看见孩子就在一边吗？！”穿过这间屋子就是餐厅，对我来说它简直无比宽大，里面还有一张巨大的餐桌。餐厅的右边还有两间屋子：一间空荡荡的，里面只有一张鞋匠桌，祖父会在那儿给全家人修鞋；另外一间是比安卡姑姑和皮埃拉姑姑的房间。有一天我躲到皮埃拉姑姑的裙子底下，看见了两条无比丑陋的腿：粗短且惨白。而且我还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，一种我从来没有在母亲身上闻到过的味道。紧接着我的左脸就挨了一耳光。还好祖父及时赶来，把我从母亲的怒火中拯救出来。他把我带到鞋匠桌边，送我几颗用来修鞋底的鞋钉。我对会修鞋的祖父很着迷，所以当我长大一些，也就是战争之后，我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鞋子（用汽车轮胎的外胎橡胶做鞋底）。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总是这样说：“他根本不会换鞋底。这明显就不是他能做的事，应该让真正的鞋匠重新修！”

祖父很温和，他总是护着我，在这个鲜有人微笑的家庭中，只有他的脸上时常带着笑意。他会用绳子拴住一根火腿，绑在鞋匠桌后墙上的一根大钉子上。火腿的旁边还挂着一把刀，每个人都可以进屋切上一片。我总会问火腿是什么味道，可他们却从不让我尝一口：“火腿对



小孩子不好，不好！”有一天，祖父悄悄把我带到一边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黄纸。他摊开黄纸，里面是一片被仔仔细细卷起来的火腿。“拿着，”祖父对我说，“我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切的。”我大口嚼着火腿，觉得这一定是我吃过最咸的东西。

祖父的脸很圆，而且面色红润。纤细的银发稀稀拉拉，但眼睛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蓝色。他步伐轻快，走路时总是带着他那根弯头的拐杖。祖父曾经拄着拐杖带我去看鸡，可是我看到的却是孔雀。我不喜欢孔雀，它们的叫声实在不怎么讨人喜欢。而且它们一看见我，就像气疯了——张着嘴冲我跑过来。可是我单单为它们开屏的方式着迷。那长长的尾羽展开之后就如同一把绿色的扇子，上面缀满眼睛。但祖父每次都会说“我们去看鸡”。他拄着拐杖带我步行前往。祖父走得很慢，所以我常常会走到他的前面。他不喜欢这样，于是就伸长拐杖，用弯曲的拐杖头钩住我的脖子。我永远都无法忘记那种令人讨厌，甚至是恐惧的感觉。那根拐杖就钩在我的脖子上，让我难以呼吸。而且我不能理解，为什么祖父做这种事的时候还会笑。不过即使是这样，也没能影响我对他的爱。

至于祖母，我就没有那么爱了，祖母也不怎么爱我。“她谁都不爱，只爱她的儿子马里奥。”所有人都这么说。祖母又矮又胖，而且只有一只眼睛。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，她只用一只眼睛看这个世界——黑色的、充满仇恨的右眼。那只瞎掉的左眼就像一堆灰色的肉冻，据说那是她年少时不小心用剪刀扎瞎的。传言祖父之所以娶了祖母，就是因为觉得这事儿他也有责任。那时候，正在财政部工作的祖父是曾祖母的情人。据说曾祖母是个漂亮的女人。祖母就丑多了，她一厢情愿地爱着祖父，而且用尽各种手段让祖父知道她的爱意。有一次她把自己的几张照片送给了祖父，然后在某一天，祖父又把照片如数退还——只不过每张照片都被扎了孔。祖母失声痛哭，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，以至于她意外把剪刀扎进了左眼。祖父觉得这是他的过错，于是娶了祖母。不过也有人说，祖父之所以娶祖母，只是为了报复抛弃他的曾祖母。

关于当时在财政部任职的祖父还有很多传闻。其中一条说，他曾经在皮埃蒙特杀死过一个干走私的人。祖父穿着财政部制服的相片原先就挂在起居室，不过现在已经被带到了卡索莱。相片上，身着制服的年轻人双腿交叉，姿态优雅，如同一名芭蕾舞演员，身后是一片围着栅栏的小花园。

\* \* \*

摆着大餐桌的餐厅另一端和厨房相连，那儿有几个烧煤的炉子，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洗衣盆。我最初的记忆之一，就是母亲一边啜泣、一边搓洗着盆中衣物的画面。她十八岁的时候怀着我住进了这栋位于皮埃乔内街的房子。当时父亲刚满二十岁不久，根据那时的规定，年轻人必须到二十一岁才能不经过父母的允许自主结婚。所以母亲只能等到我父亲二十一岁生日的那天，挺着大肚子嫁给了他。

我对父亲和母亲相识的过程一无所知，唯一能够帮助我解开出生谜团的线索，是我母亲说过的一句话：“都怪那顶画满樱桃图案的帽子。”她还说：“我原本要去巴黎的。当时我已经认识了一个腰缠万贯的人，他想带我去巴黎，做他的女伴。然后他会移民去阿根廷。结果我买了那顶画满樱桃图案的帽子，把它戴在了头上。你的爸爸看见了我，然后就有了你。啊，再见，巴黎；再见，阿根廷。”

奥托尼·罗西（Ottone Rosai, 1895—1957），意大利表现主义、未来主义艺术家。

我还知道，那段时间奥托尼·罗西<sup>②</sup>正疯狂地追求我的母亲。那个时候，他好像还是喜欢女人的，母亲也希望和他订婚。（母亲从来都不肯接受外界关于罗西是同性恋的论断。每当别人说起此事的时候，她会勃然大怒：“不，这不是真的！他喜欢我！他喜欢女人！”母亲还说他是一个十分健硕的男人，与我那瘦小的父亲完全不同。）可是母亲戴上了那顶帽子，父亲看见后说：“多么娇艳的樱桃啊！”接下来的那个周日，他们一起去了莫雷洛山野餐，在那里就有了我。那是一个八月末的周日，他们两人在那之前都没有过性经验。也许正是命运的安排，让母亲在那天，那个星期日，怀上了我。那是他们婚前唯一一次做爱。“事后我们突然害怕起来，”有一次母亲对我说，“所以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做过。”不过母亲刚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，父亲的表现还不错。他让母亲收拾好东西，把她带到了皮埃乔内街房子里。家里没有人欢迎她，而且除了祖父，大家对她都不好。母亲成了家里的灰姑娘，“‘快点去洗衣服。’你奶奶总这么对我说，她根本不想让我们两个结婚。”

马萨乔（Masaccio, 1401—1428），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奠基人、先驱者，被称为“现实主义开荒者”。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我不相信神话》【意】奥莉娅娜·法拉奇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4964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